

客來的國王隸奴

著 辛 洪 李

行 印 局 書 通 文

香 叢 園

客來的國王隸奴

著 辛 洪 李

第

一

部

第一章

——

那遙遠遺忘了的國土

古老的榕江，暗啞地流繞過羣山

在一道激流迴轉的水灣

那甕鐘石砌的水碾坊

孤獨地裸立在岸邊

一個鬚髮斑白的老人

是他風雨寒暑的看守者

嚴寒在田野肆虐

黃昏像灰色的狼

悄悄竄窺於門外

他點燃了壁角的油燈

風火眼瞠擠着

停落於滿佈塵埃的吊床

矚視着那沉睡的遠方的來客

這年青的漂泊漢

不說他的姓名

不說來自何方

也不說那兒是他的去處

沒有歡樂，也沒有憂愁

不憐憫別人

自己也從不向誰低頭

沉重的臉孔

好像在人世的道路

跋涉了無數的險阻

祇說是北方南來的過客

故鄉有不是天災的

奴隸們死亡的災難

親人友朋，全被埋葬了

像一葉浮萍草

任隨波浪的逐流

——他被人追趕着

又像是他自己

甘願追趕着什麼

在北方流浪

在南方流浪

衰老的守磯人

像看待毒來的末日

不拒絕也不歡迎

接待了陌生的食客

這驕賤在人間的

無告的居宿

水碾坊的對岸

莽莽地林木，**隱藏着**

巍峨的金鼓堡

在臨近翠山的平地上

有由衆多子民們的

眼淚與汗水所築成的

莊麗顯赫的王府

住着老邁的土司爺

而倚在翠山的半腰

被藤蘿花枝的行列

密密曲折圍繞的

那金色的高牆

是公主雅娜的綉樓

穿過了那些搖曳的花枝

在綉樓的窗戶口

閃爍着橘紅的燈火

投映到蒼老的碾坊

有雅娜美麗的剪影

與輕盈的步趨

還有低微的感嘆

透過了那些花枝的叢蔭

透過了那些重疊的高牆

雅娜褪色的青春的歌聲

在荒涼的山谷

悲悽地迴響

在嗚咽的榕江

悲悽地迴響

在自己的心頭

悲悽地迴響

碾坊的看守者

由於長久的歲月所教唆

他熟悉了公主的習慣

——那惱人的夜晚呀

她正該走下了綉樓

穿過冬天的林叢

穿過森冷的高牆

走下險峻的山路

走下刻着石級的阜頭

藏身於古樹的濃蔭

坐在被千萬年的水鏽

所沖刷得光滑的礁石上

翻覆的唱着又唱着

那雙陳舊的哀歌

如同對岸的水碾

恆久而單調地

唱着抑鬱而疲倦的歌調

如同腳下的榕江

恆久而單調地

唱著苦寒而不平的歌調

來去八年風春

吹不開她生命樹上的花蕾

三

漂泊漢

不能有安穩的睡眠

噩夢過去了

噩夢又不斷的襲來

鷄叫的辰光

那傷心的哭泣

刺破了午夜的靜默

這瘋狂的狀態

這苦惱的引子

老人憑着年深的世故

也不能思想出底蘊

而他沉重的哭泣

每次都驚擾了

守礪人的安寧。

他祇能想到

——年青人正走着天羅漢

是不是有過往的惡魔

糾纏了落難的異鄉人

於是，輕輕搖撼着

低聲將他喚醒

四

年青人耐不過寂寞的封鎖

從枕下取出了黑色的袋囊

就着壁燈的弱光

掏出了他深愛着的

流淚又絕望的深愛着的

故鄉褐色的泥壤

像久病的老農夫

拉開封閉的窗扇

呼吸那陽光所蒸送來的

土地與禾草的芬芳

往事萬般像蔓草盤結

而難堪延挨的現在

又一無所求像一個木偶

將在那一個棧道的門口

生命將怎樣的丟手

他再沒有氣力去追憶

他寧著那淡忘了的戰歌

排遣半死的自己

排遣不讓人見的憂鬱

當自己的歌聲

從耳邊消失了

週圍依然是單調的聲音

水碾在旋轉

榕江在飲泣

糖廍鋪滿亂石砌成的短牆

鋪滿茅草編織的棚壁

而死屍一樣的長天

覆壓住荒涼的江山

心頭就壓着更重的寂寞

彷彿被投陷在

又深又冷的岩穴

祇聽見自己

心在呻吟

而對岸

在這深夜

却有歌聲在水上旋繞

悽惻而飄盪的

婉轉着女性的歌喉

是他所不熟悉的言語

而止不住孤單單的旅人心

要隨着歌聲而震跳

在北方的故鄉，在少年時

他所認識的那些形象

那些拖着長辮子的

黑眉毛的姑娘們

深夜，也是這般的歌唱着

在草地上等候着……

她們無聲無跡

在他瞠仁中滑過來

他在靜靜地回憶裏

歡愉地，打着手勢，招呼着

而又像飄渺的青煙

無聲無跡，又滑過去

當他睜開眼

（那兒去了呢！）

心頭就壓着

更重更重的寂寞

又深又冷的岩穴

沒有一絲天光

呻吟著自己——

踏過來的悲痛

五

繁星熄滅了

而對河叢林中

年青女人的嘆音

像黎明前的杜鵑鳥

啼泣又啼泣著

那麼哀切的

在旋捲的水風中打顫

而不眠的漂泊漢

像埋身在濕葉中的小蟲

再不敢從泥土中

送出寒愴的歌

爲了對河的聲音

是如此的任情

如此激動着他的心

於是，他貪婪的傾聽着

並且，向老人詢問

「對岸這拖長的音

這樣久了，爲什麼不停？」

遲鈍的老人

吐出蒼老的聲音

「那是土司的公主

她唱情歌給自己聽。」

漂泊漢解不開自己的迷惑

不能制止再三的追問

老人扎緊無爾的羊裘

火坑又添着炭

就長談著

年青的公主和古舊的歌

六

她十三歲就唱起歌

花開一次又謝一次

春光來了又老死

日子不回頭

像流水捫不住

好光陰空過了八年

榕江從無一個男兒漢

敢回答她的歌

說她不溫柔

不標緻

他鄉的事我不能比

在榕江，敢發下我的誓

她是人間的天神

天神却比凡人更不幸

惡運跟着她

像一盞紅燈籠

永遠照著自己的黑影

八年祇有自己孤獨的歌聲

繡道苗王谷喬

沒有豐富的賠嫁

或者苗王看賤武士跟貴戚

找不出適當的門閥

只要歌聲打動了女郎

歌人的幸福

和王子沒有兩樣

却只有隔山的男女

定情歌對唱，唱到天亮

深闔的佳人偷彈着眼淚
寂寞又寂寞送走了春光

那原因

只是黑土崖一家異姓的氏族
給求婚者出下了登天的難題
他們原也是土司的百姓
從不會拒絕過

酒肉跟白銀

由於壯年的公子要逞威風
逐年給黑土崖
強課負擔不起的年貢
忙壞了頭目們

擊着雪亮的銀槍

像織布梭

踏爛了挨家挨戶的門檻

掃遍倉和囤

刮盡了瘦田的糲米

爲了大興土木

又鎖走成羣的壯丁

不問老弱倒斃在大路的兩旁

不問子女跪在溪水邊

淘洗着草根充不了飢

任隨咒罵在山野裏奔跑

任隨怒氣像火種

在漆黑的鍋莊爆炸

日子倒轉去十年

土司爲公子

從百里外

迎娶了一個嬌巧的美人

婚禮的夜晚

金鼓堡澈夜響送着歌聲

五百對牛羊，開流水席

陳酒醉倒了全族的百姓

而紅燭還沒熄滅

黑土崖，百姓動了殺心

拉出了那掩藏的刀槍

喧嚷的王府

利時被顛倒了

洞房裏酣睡的小兒女

不會驚呼一聲

不會向誰伸一伸手

也來不及對叛徒們流一滴眼淚

成對兒離開了青春的生命

事後在白玉牀上

還拼不全他們的屍骨

堅固的堡壘算把土司救下

可是兒媳的鮮血

一夜愁白了他半頭黑髮

於是，土司把後半輩的命運
交給了孤女

而千金公主的青春

從此栽下了刺手的疾藜

武士跟貴戚誰都怯懼

那叛民們事後留下的誓言

「誰要敢來

延續宰割者的命根

第二次刀兵的災禍

鮮血將漫流金鼓堡

將比第一次更無情。」

因此，紅頭的公主

像映照在水底的明月

像野獸羣中歌着鳳凰

像珍珠投在烈火裏

像在大上找宿處的

徨然飄走的白雲

那樣可愛又那樣難親

不論遠和近，貴戚跟平民

都只能暗懷着相思

却不敢閉眼吃河豚

第二章

一

木地用渴望的眼

歡騰的生命

擁抱着從嚴寒的伴處中

逃越而來的春天

而年青的雅娜

却爲驚聞的春光

而懶懶地煩病了

那解凍的溪水

還是那麼多情的舞動

那爭豔的百花

還是那麼嬌媚的展笑

這宇宙過多的美麗

會惹動過她多少的嫉妬

又會寄託過她多少的愛慕

在這邇來的春天

萬物却令她更加撫愛

——她止水的青春呵

是誰在撩撥呀

誰能給她解釋

這謎樣的奇蹟呢

那寒冬的午夜

有當空的明月見證

八年孤單的歌調

找着了初次的回響

再不是山岩空洞的回響

再不是水浪空洞的回響

陌生却又充滿了誘惑

像藏躲在蘆葦的水鷄島

從隔河渡水

拋來的歌聲

是更加擾亂了

她處女的心房

她怎麼還能約制自己呢

她縱情的提高了

清麗的童真女的喉音

婉轉而又激動的

她是答和了

一次，再次

跟着無數次

更高更高的

望着對岸的林叢

那隱藏着的精靈

那水流歌聲的男子

傾吐着她晚熟的愛情

甜蜜在她的心裏充塞

而惶惑，不安又激盪着

而新的慾念

又膨脹於她的胸臆

於是，糖一般黏心的苦惱

就更緊更緊的

裹纏了她波動的靈魂

而這喜悅的苦惱

像火焰在燃燒

溶解了她八年冰凍的失望

是什麼令她這般的憂傷

她愁神又懶散

坐在常青綉樓的窗簷

空漠地沉思

終日布嘆息——嘆息着

她知道又不知道的什麼呢

終日在等待——等待着

她知道又不知道的誰呢

是什麼人

在她耳旁溫柔的細語

「他來了！」

——他是誰？

她顫慄，不能夠回答

他還隱身在茫然的霧裏呀

她害怕

給這個勇敢的歌人

冒瀆地勾出他的神貌

甚至不敢多多地想像

惟恐破壞了她心靈的殿堂

所珍藏著的

不敢觸犯的

那聖潔的畫像

她祇能感謝，感謝着

這歌聲的回答者

在她毫無代價的

空空地拋擲了

八載美麗的年華之後

這樣一個不可知

不可測量的勇敢的男子

給了她黃金般的

愛情的原始的烙印

她第一次

像在確實的夢裏

看見了生活絢爛的面貌

像太陽的烈火

投射在春日的林梢

並且對她飽含着微笑

而且，微笑地走來

於是，她以充滿了感齒

又充滿了悲哀的視綫

用鶯兒一樣溫柔的眼睛

那噲滿着淚珠的迷人的雙瞳

瞅着她所想要的林叢

瞅着對岸破敗的碾坊

二

水碾坊，迎着春天

碾軸更辛勤

渡過了冬日淺水的煩苦

春天，正是勤勞的時節

漂泊漢

隨着春風的暖流吹來

如同抹去籠頭的野馬

爲無遮攔的綠茵所轟惑

向春天煩燥的呻喚

自從守磯人說出了

那榕江週知的故事

比夢想還美妙的幻影

以不可抗拒的柔絲

像簷下蛛網捕捉了飛蟲

漂泊漢潦倒的心魄

投進了苦悶的羅網

白天，他跑到日中的市集

調逗穿花衣的苗家女

黃昏，又遠離牧羊的孩子

躲在幽靜的山谷

沉沉失魄的默思

夜晚，煤火烘着他

散神的面孔，一再要求老人

複述那哀憐的故事

又轉動着不靈敏的舌頭

刻苦地學習苗族的言語

於是降臨了那麼一天

當榕江盪漾着萬頃銀波

村舍守望着冬日的寂寧

漂泊漢，就以流水的曠音

注入自己強項的生命

向萎坐在樹蔭的礁石上

像秋日的花朵

殘紅凋零的雅娜

呈獻了騎士的歌聲

三

每天，他守候着落日

像囚徒在黑暗的牢獄

等候鐵窗外的光明

他迎看黑夜

像老戰馬聽着軍號

滴懷勝利的希望跑到河邊

大眼睛投射着彼岸

讓流水的歌聲滾過榕江

而舊唱和的歌聲消失

水天落下一片哀靜

他心底像白雪

鋪蓋了路面

發抖自己的空洞

於是他耐着錐骨的冷凜
徒步涉波那淺灘的江水
在那歌聲所迴盪着的
古樹的濃蔭下
徘徊了又徘徊
乞望着橘紅的燈光
神往於常青藤蘿的窗戶
又數着那霜花留下的脚印
逐步攀登山巖的石級
而在高牆內
狼犬的鐵練震響着
兇猛的狂吠自四方起來
擊醒了他迷糊入魔的好夢

臉色像瓦灰

自去路上搖搖地轉回

於是，他所有的夜晚

都染上了悲哀

所有的白日

都漫罩着憂鬱

在先，老人蹙鎖着白眉

最後，終於拉着他的手

「你拋下的種子吃不了果

你折下的花枝馬上枯死

就是你能死兩次

也變不了你注定的命運

美夢等不到天光

就要慘酷的驚醒

黑土崖叛民們不會戲言

他們的刀刃也不會容情。」

漂泊漢像一個幼兒

爬在老人的腳邊

放肆的慟哭

號陶迴旋在水礮坊

立刻，又抑制着悲傷

講出了他滿腔的心事

四

恩人，我感謝你收留了我

感謝你的勸告

但我不能聽從你

像我從不會聽從我的父親

一副叛逆的性格隨着我落地

從小我就愛自由，愛美

也愛生命，更愛

受難人的心

我不會對你說謊我的家鄉

——就是說出來又有什麼用

那裏是一個最大的牢獄

剛良的人民

生活很勤苦可是飢餓

眼裏除了眼淚祇有憂鬱

那裏的統治者

假借民意自稱聖人

黨羽跟暴力

像肉體拖着影子

土地上，遍佈了他們的踪跡

祖父們都嘆嘆現在的日子

失去了從先的美麗

法律不是用來判罪

爲了枷鎖人心和腦子

新添了許多奇怪的

無文的條例

就連說話也不自由

因為那些豢養的鷹犬

善於給人安上罪名

只有麻木才是幸福

生活是不經宣判的徒刑

爲了反抗這慘淡的命運

一面鮮明的大旗

像火摺在暗夜裏舉起

爲萬民爭幸福

我走進了戰鬥的行列

而且，實地的參加了戰鬥

黑暗的勢力是那麼深

鬥爭沒有勝利

也不能和解

而過多流血的慘象

搖撼着我的意志

——爲了拯救人羣

人羣的血流得更多

我問我自己

「這爲了什麼！」

於是我垂着染血的雙手

踟躕在十字路口

而撐不下艱難胆怯的同伴

爲了 ~~他~~ 全實了明天

於是，深深地毀傷了我的

我苦痛自己的被騙

我疲勞，動搖了初衷。

舊日的兄弟

也一無顧惜的扔棄了我

我失望的退出

像中彈的鷹鷂

我失去了，『這爲了什麼！』

不但揉碎了我的夢

連親朋們也遠遠躲避着我

彷彿我披上不祥的喪服

而嗅覺敏銳的獵犬

又緊緊不捨的跟著我

看不見的黑色的大手

永遠恐懼地抓住我的心

我不滿自己的過去

又憤激於無理的現實

像被狂暴的風雨所毀傷的

獨木小舟，失去了舵

也沒有帆，在沒有風的海裏

看不見的自然波浪

永遠地追隨我，驅逐我

我到處都不敢停留

像一顆孤獨的流星

徬徨在天堂

只照進了人間一剎那
就墜落在毀滅的荒郊

最後，我想望着

一個遙遠的國土

在那陌生的桃源

放下我淋漓的腳踵

遺忘我半世的辛酸

於是，我隱身到這邊塞

像一隻受傷的野獸

想鑽壓下我淚血壓胸的

壓不下的苦叫

想忘掉我忘不了的仇敵，山林
山林的風暴，還有親人

恩人，你生活過了

你的頭髮白了又落了

你經歷了風霜

你懂得人生的悲傷和喜樂

怎麼樣的愛跟恨

但我能說，你不能了解

我們這一代的命運

——如果你了解了

我倒要爲你不幸

當我幼小的時候

母親呼喚我的乳名

我感到甜蜜

長大了，躲在姊妹們的衣褶邊

她們眼睛的光輝

也是那般溫柔

隨後，我獻身了

給那不望感激的事業

在驚恐的戰鬥中

疾馳我的駿馬，響着刀槍

完全充滿了弟兄的友愛

男性的剛強

女性的夢，從不來到

我叛逆的少年的胸中

單純的心裏

只存有一個目的

爲了奴隸的命運

爭取翻身的日子

我戰鬥過來，也失敗了

渾身都是創痛

此後，就是惡毒的視線

冷峻的面孔，嘲諷的言詞

而現在，我不但

失去了親愛的骨肉

找不到弟兄們對紅心

更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我活著

——爲什麼

我模糊，對什麼也沒有興趣

不相信別人

也不相信自己

萬事都是一個惡夢

現在我站着，訴說我的心

也不過是在夢中

我再也無路可走

再也不願前行或者後退

我唯一的願望

躺到地下

在永久的黑暗中

永久的不醒

把過往的一切

安安靜靜帶進墳墓

但我不肯撒手

還要趁年青

多瞧一眼碌碌的人世

用累贅我的生命

作孤注一擲的賭博

用我賸餘的熱情

去溫暖那不幸的女人

現在，一切隨我去吧

什麼是人類生活的目的

什麼是我自己

別人拿這問題問過我

我也曾向天，向我自己

問過，許多許多次

都沒有得到答覆

我逃避了那些，那些

亂世的干戈和離喪，那些

奴隸的窮苦和悲痛，那些

人羣的，世代的

過去和將來的復仇

就是太陽身邊的侍衛

伸出他黃金般的手

永遠也別在期望

把這沒有邊際的意念

再燃燒我火星熄滅的腦子

因為我看得太多

感想得太多

而且，遭遇了

負擔不下的折磨

我厭惡一切

——英雄和小丑

我輕蔑一切

——聖人跟惡魔

一切我都不信仰，不悲悼

連我自己不爲人知的苦惱

也不期望有一天能够赦免

更不去祈求

連記憶也要牠死掉

因爲記憶裏滲著毒蛇的液汁

前路，也不容一縷想望

——神聖和崇高，我再不理解

神的世界和人類一樣

盡頭不過是一片虛空

什麼是我的故鄉跟友伴

是叫我這不自由的邦國

當做慈母般的痛愛

是誰叫我在神聖的戰鬥中

遭受了可恥的謊騙

如今我要反過身

像過去般的追求

追求今日的瞬間

不再爲萬人的幸福而煩心

要拾起我

長久忘掉的個人

恩人，我相信

請你也相信

我能戰勝你爲我的就心

——即使我倒在自己的血泊

那也正是我的希望

我失去了活着的勇氣

也沒勇氣了結我自己

我正要找一個機會

斬斷我黯淡的歲月

痛快地把我交代

像那將死的最後的太陽

像那重傷的垂斃的獅子

在那斷氣沉落的瞬間

用鮮血的紅光照着天邊

用沉重的跳躍震撼大地

在這易邦的王國

我要點燃十年未舉的烽火

然後，在狼烟中死去

實在，生和死

對我沒什麼不同

我活著是一個奴隸

臨到我毀滅

不過是棄屍在異鄉的土壤

——故鄉和異邦

又有什麼兩樣

不自由的故鄉

並不比異鄉的土壤

有更多的親密

第三章

—

山洪在榕江泛濫

雅娜，在整日落着雷雨

在灰沉的天幕覆壓下

心房隱隱地痛楚着

說不出是什麼在呼喚

整天爲興奮燒得疲乏

祇渴望在錦被中

有甜蜜的夢與利那的慰安

而幸福

不是每一閉眼都有

她懸掛的靈魂

像飲了過量的烈酒

兜上心頭的

並非美麗的未來

是那過去的重負

是不會解放的現在

是昔日無聲無色的悲愁

黑夜，是如是之長

神密的呼喚

又是這般的強烈

她浸在顫抖的等待裏

坐臥都不能安寧

心臟彷彿有什麼在燃燒

想撕毀錦綉的花衫

赤裸着肢體

她突然，狂熱的

親吻着綉花的長枕

又立刻，如少婦般

對着明鏡，梳理着

青絲的髮髻

並且扮演着婚禮

而朱唇所接觸的

而手臂所環抱的

而那期許而親愛的形像呢

那意中的英雄

並未走進她瑰麗的綉樓

她不寧的悸動着

羞慚地拭去眼淚

像受傷的小鳥

疾走過含嗔的花叢

沿泥濘的小道

走近臨河的山巖

夜晚是黯淡的

沒有月亮，也沒有星星

沒有燈火，甚至也沒有風

祇是，榕江，像萬馬奔騰

咆哮於她的腳下

祇是細雨，稀疏的

飄打她的髮絲

她快懼

快懼這神奇的歌聲

她害怕

害怕那危來的結局

因為萬事都有一個了結

而她更害怕那命定的不祥

緊緊跟隨着這神奇的開端
於是，像衷心蒙受了委屈
扯髮臨江水而痛哭

一一

山洪，停止了水碾的旋轉
震耳的洪流

統治了一切

那使得隔岸的男女

日夜沉醉在甜蜜的苦痛

爲牠憔悴，爲牠消瘦

那熾熱而默許的情歌

今夜，爲江流的呼嘯所淹沒

漂泊漢，形單影隻

想起了她，叫他如何能安睡

對於一個正在戀愛的心

又豈肯甘心緘默

於是，順着他平日的習慣

信步走向他涉渡的淺灘

洪流正翻滾着浩瀚的波濤

含冤咽喊地奔流

由於他長久不會與惡浪鬥爭

由於他因燃燒而衰弱的身體

他長時間的呆瞪着

長時間的踟躕着

而透過惡浪的轟叫

幽幽地，送來了女人的啜泣

隨着那陣陣哀切的啜泣

滴下了沉重的眼淚

他發燙的神經像着了火

他周身顫抖着

「還迴避什麼呢

我生活過戰鬥過

給予過享受過

• 扔開生命正是時候」

他高揚着臂膀，握緊雙拳

仰望了一下長天

隨手抓起一片破船的木板

來，進了滾滾的黃海

三

順着浪舌的推進

他沿着迴流向上溯

飲泣着的雅娜。

敏感的，看見了

水面上游動着的黑影

掙扎着，洩向她站立的山巖

她驚呼着，準備逃開

水面上喘氣地回答：「是我」

於是，她的心念跳着

預期的等候着

「你是誰？」

「那個歌人呀！」

他攀着樹枝，泗上了岸

面對着剛立的少女

戴着白銀的瓔珞

盤結着烏黑的長辮

一任長裙和飄帶

委垂於雨濕的土地

她嬌羞的面龐，容光煥發

彷彿要投身又停滯

『你要做什麼？』

『我要做的你知道呀！』

他鎮定地回答

『清江的水

你不怕呀』

『爲你的愁悶

我要死在河下』

他安然地說過，又望着她

——這就是那傷春的小鳥

苦啼着自己的不幸

他跟自己的擬想相比

却並不相似

然而，却又比擬想更美麗

——流水的嗓音，勇敢的人

震動了我處女的心

雅娜向自己私語，偷窺着

那滴水的肢體，沒有動作

却飽藏着精力

而雅娜，晶瑩的眸子

像晨花沾了清露

在那裏剛浸潤過眼淚

漂泊漢，想說出

焚燒着心胸的一切

但由於長期流浪的騷動

找不出適當的字句

甚至連聲音

他也無力發出

于是，他憎恨起自己

那一向野生的性格

他不能自持

像野狼一樣，向她傾瀉

而雅娜，她驚慌了
向山巖上疾逃

而他，由於過度的疲勞
還沒有放開抽搐的雙足
僅僅追了一步

就急喘着氣
暈倒在巖岸

雅娜，驚訝的向前奔跑着
而又戀戀地向後回顧着
長時間的猶疑着又想着
想着又激動着

於是，又倒轉向前的脚步

在漂泊漢的身邊

跪下了她的雙膝

她長時間地

長時間地

疑懼着又苦惱着

苦惱着又激動着

終於解開了

那長年久月，纏裹着

她青春的胸體

用金綫與珍珠織成的

貴人的披風，換下了

那昏蹶者水濕的衣襟

四

漂泊漢，甦醒了

溫柔的目光，正凝視着他

那潤濕的眼睛

淚珠一顆擠着一顆

無聲地墜落

他的心更生了

消失了

情感失望的鬱結

像旋風一樣，他站起來

不可制的熱情傾流着

「我向你走來

攜帶着我睇視裏的太陽

以及托在我手掌中的

我創傷未封的朱色的心

而你，也同樣地奔向我

用你的歌聲，回答了我

而爲什麼，你這樣的苦惱

你的眼淚，使我痛悔

我懊惱來到你的身邊

我應該葬身給那洪水

我害怕你——

你這種女兒的傷心！」

她掠過零散的頭髮

小唇翕張着又翕張着

又依然，細聲低嘆着氣

——她記起了

那黑土般的叛徒

十年前長兄的不幸

記起了衰邁的父親

記起了在榕江

毫無迴響的歌聲

送走了不快愈的青春

今日，情苗爲一陣順利的風雨

所培養，而且開花

而那結下的果子

將是不可避免的

叛徒們加在她們身上的刀劍

等待着的

是那殘酷的墳墓的大門

而命運賜給她的

又是不懷忠實的心腸

不可以了解的異邦人

在地上，有他自己的家園

還有家園的那些

姑娘們跟親人

然而，她又不能掩飾

也不能熄滅

她愛他，像一把火

甘願燒燬自己的生命

於是，她的心像有蛇蠱

暗暗地緩緩地傷破

她還想抑制

下唇緊咬着

而徒然啊

震撼着她的悲痛

任何努力也不能揮開

她失聲哭泣了

跌坐在礁石上

淚珠兒流洗着

蒼白的臉龐

哀靜的眼裏說着話

——我沒有快樂

漂泊漢·像鸕鷀失去了巢

在樹梢拍打着羽翼

他在河邊旋轉着

踢起了地下的腐葉

——像在湖水中

看見了滋漫的水草

他看見了她沉默的憂愁

「忘記了昨天的憂鬱吧

我已經從你的眼裏

看出你，對生活

充滿了無限的熱望

彷彿從死亡的邊崖

從寒冷的翅膀底下

從泥濘的道上

像冬眠的小虫

你復活了！

忘記牠，而且扔棄牠

大胆地奔向我來

『我祈求你，放下那

壓肩的重負

前面，你不要怕

如果你怕寒冷

我將抽一根肋骨

給你作照路的火炬

如果你怕虎狼

我會經作過萬衆的保衛人

請靠近我，請貼近我的胸。

作爲對他的回答

哀哭着的雅娜掠過微笑

而在靈魂的深處

又覺醒了那殘酷的死

與背德逃亡的未來

「我不能愛你呀！」

她低聲地說出

「我知道你全部的故事

我是一個舊社會的逆子

是黑暗和暴力的敵人

我追求著：自由，幸福

永遠的美，然而

我沒有被同情

也沒有被憐憫

我被摒棄到夢想以外

像一隻狼生活在荒野

「而你的命運

是誰指定了

要在寡情的貴冑

與懦怯的武士之中去選擇

要在衰老的父親

謹慎的束縛中

要在奴隸們的媚媚中

僅僅地開着花不結果

僅僅地懷着希望不能實現

像小鳥一樣關在狹的籠裏

把你整個的一生

囚禁在冰冷的官牘

讓青春默默地趨於凋謝

「你知道，什麼是人間的愛情

就是青春的一瞬呀

光陰過去了

任怎麼也抓不回來

像我的過去

我祇愛戰馬

愛真理，愛勝利

愛仇敵的鮮血

而留給我的

祇是生命的空白

而你，你美麗

正該有別樣的命運。」

雅娜拭著眼淚

委婉地剖開她的心

「不管怎麼，你的話感動了我

就是他是謊，也很美麗

就是你專爲了欺騙我

才說出，我也要相信

「自從你回答了我的歌

我就帶著隱藏的歡喜

在期望著你，等待著你

我不會夢想到

你也是一個受難者

如同我的不快意

雖然我沒有

像你一樣光榮的過去

但媽媽生下我

就注定了我的永劫

要是我的長兄活着

命運也比現在好看

武士，富紳，顯貴

連鄰近的官吏和王子

都可以把他們最高的價值

獻給我，我一笑他們就滿足

他們的牛馬，布帛……

一切的財富

傾給我的脚下

不會有一點吝嗇

「而不幸，我將繼承父親

掌握金璽

不能離開他，去到我

從不會去過的鄉國

而且，叛徒們

不會放鬆他們的窺伺

因此，不能有誰

從遠地來求親

也沒有誰，敢在牆外

唱他們心裏的歌

命運叫我永久地

永久浪費我的青春

「而命運，却又叫我

把心交給你

——連我的一切

我也毫不保留

但是，我偶然的朋友

我不能接受你的心

因為我愛你

我不能聽從命運擺佈

叫你也分享那意料的末日

「我將保留你夢想般的情話

永遠地永遠地

溫暖着我，刺裂着我

我甘願我的苦命更苦

我甘願放逐我的青春

——或者，牠比以前

更悲慘的凋零

我甘願我自己

死去如一個乞丐

一無所有的躺下

但我在地下

要感謝

請你饒恕我

——也聽憑你去咀咒

我拒絕，拒絕你對我
冒險的熱情。」

「不能有這樣的事

我將帶你到幸福的深淵

給你真實的生命

永恆的和諧

與寬廣不變的憐愛

我將用我所能用的保衛你

假如牠不是氣力和勇敢

一切的人力可以擔負

或者，頂替也不能改變

我痛恨我活着

我甘願陪着你去就死。」

「但是，你的故鄉

還有你的親人，你故鄉

那些牛馬的鈴子

百草的氣息

還有你的朋友

那些能言不能言的一切

都在夜裏呼喚你……。」

雅娜的話還沒說完

漂泊漢就撲倒在她的腳邊

跪下，並且流着眼淚

「我什麼也沒有

過往的一切

我都扔在塵霧裏

你是我唯一的親人

是我後半生

唯一的故鄉

我哭了，別輕看我的眼淚

從我懂得人世起

我是第一次的哭泣

.....○.....

男性的眼淚，激發了

雅娜內心的動力

彷彿一隻細柔的弱枝

不勝載雪而彎腰

她支持不下傾倒了身子

將生命最大的贈禮

拋獻於他的胸懷

於是，他們長遠的

愁苦和哀怨告別了

永久地告別了！

第

二

部

第四章

—

「父親，我的理由已經說完

像我的眼淚已經流盡

我沒有更多的眼淚

像我沒有更多的青春

父親，不要責罵我

也別提那慘酷的往事

和祖先的法律

那並不能安慰我

更不能，令我底希望死絕

我的心給了他

再不能給別人

你不必執心他的輕薄

他會跪在我的脚下

發過最重的誓言

我過去不曾見過

——此後也不會

在我自己的鄉土

誰比他的靈魂更高貴

父親，求你憐憫

我最好的時光

不會爲任何一個人

就空空地飛逝了

我再也不能

傷痛地待在高牆

守着自己空淌眼淚

你給了我生命

可是奪去他

卻是我自己。」

苦惱，壓死土司的白髮

像陰雨天，從骨髓裏

舊日的破創陣疼着

他幽囚着自己

披散頭髮，像野獸

墜落於陷阱

三天無心於酒肉

苦苦地清算生命的賬單

——反和正都是破產

於是，向光榮的祖靈

許下虔誠的願心

默認了女兒今日的要求

是爲了明日家族的復興

二

當秋天在叢樹上私語

年青人，告別了水礮

攜帶着黑色的袋囊

到金鼓堡入營，招了駙馬

土司爺，強顏逗開了

用沉默的悲痛所養育

像深秋一樣淒涼

像兇宅一樣關閉的

十年愁喪的心境

設着盛大的饗宴

款待他的氏族

到處看見他福賜着微笑

連對奴隸們也不吝嗇

在這發光的日子裏

在秋天太陽底照射下

那些森嚴的城牆

那些發黑的山巖

也鍍上了金黃地閃光

那綉龍繪鳳的旂幟

那綺麗萬般的錦彩

有夕陽般粉紅的光華

有繁星般雲眼的珍珠
織成了宮殿的衣裳
被拼湊了多年的笛笙
由不年青的歌童們
在密佈珠網的儲庫
又如十年前一樣
擦拭着，吹奏着
埋藏了多年的佳釀
忙亂了奴隸們
搬進瓊瑤瑤的大廳
搬進刀槍戒備的堡壘
搬進爲笑聲所擠破的

婦女們的閨閣

連山坡上牧羊放馬的

最大和最小的

老人跟孩子們

無論鑲金的酒爵

白銀的高杯

黃泥的瓦缶

鏤花的木罍

都傾滿了泛溢的酒漿

年青的女兒們

穿着金線繡織的花衫

像翱翔的翠鴿

應着小鷗哪的呼喚

踏着蘆笙的節拍

在絨氈一般的草地上

舞動着水蛇樣的腰肢

泳動着輕滑的腳步

土司爺，在逝去的風光

在過往的好日子裏追憶

昨天與今天

像星和晨霧一樣

雜踏現在他底眼前

那不敢回想的羞辱

叫自己煩厭於人世

卻又不甘心於滅亡

那驚心的回憶

那不祥的預感

黏住了他快樂的心腸

於是，他命令心腹的武士

一次，再次到堡哨去守望

是不是有奴隸們酗酒

又會把職守荒唐

雅娜，美麗地新嫁娘

穿著雪彩樣的盛裝

鳳冠在秋風中輝煌

手挽着她的新郎

他武士底裝扮，佩着短劍
英俊像古代王子的畫像

她們，在衆多少男少女們
所投來嫉妬的睫毛

與淺美的流波中

由衆多的奴婢們擁着

由衆多的黃色小紗燈

團圓地圍照著

雙雙走下了綉樓

大廳中貴戚們細語着

院落中奴隸們吆喝着

讚美了！喧嘩像水瀉

響澈了秋涼的榕江

連土司府的學者

也找不出什麼字

什麼聲調來歌唱

彷彿世界是如此無聲無色

在人間，祇有美麗的雅娜

是地上奪目的太陽

三

當橙紅的太陽墜落在西山

當天空再不見有白雪飄灑

當院落裏，白銀的瓊環上

松枝的火炬插成了行

當無定居的漁船

在樹枝上掠好網

當暗淡的微光

淒涼照著水碾坊

喧鬧的土司府

婚禮正開始

歡樂升騰著

像午夜的潮水在匯噴

突響，一隻低沉的牛角號

在入夜的上空盪漾

——這來自碉堡的一聲悲啼

像狂風帶過一陣急雨

羣衆擺着酒醉的臉龐

倉皇地站起來

雅娜鮮紅的雙頰

彷彿水濕的白紙

而號哭的牛角

像一篇念不完的死賬

從遠到近，把不幸的消息

接連的傳遞，播揚

刀槍響着，戰鼓響着

酒盞笙管那攪着

羣衆像山林的野蜂

呼喚着，擁擠着

擊鼓喚人的山崗

土司爺，死前的聲調

抖動着，哭泣着

「孩子們，正該你們

立功，出頭，殺盡奸徒

來報答我的恩寵

勝利的，會得到

應得的犒償，不幸的

對你們的子女

我不會把你們的忠心遺忘。」

奴隸們，服從命令

像牛馬服從鞭打

眼冒着血光，吶喊聲

奔向可怕的戰場

火炬凌亂了

草地瀰滿陳年的酒漿

新嫁娘黧黑的衣飾

在殺伐的恐怖中發黯

而新郎，像鷺鳥在翱翔

毫不經意這人間的慌張

戰鼓催逼着

死亡的巨聲在大地咆哮

侍衛們戈矛的紅纓
劈斃著土司爺——

他白髮在馬上飄揚

像蘆葦在末日裏

衰弱地搖晃

『兒女們，退一步，
到彌堡去。』

『我要隨着你去
學習戰爭。』

『今天的日子

屬於你。」

「正應該

爲你高擎着軍旗。」

「如果血染了我的屍骨

才輪到你挑起今日的擔子。」

「如果我胆怯，像婦女嬰孩

作爲你的兒，也羞辱了你。」

雅娜，羔羊樣忍受着

感情底鞭撻，她不能

阻止或者鼓勵

……那將逝的歡樂

將臨的危懼

最大的憂傷和不幸

不是怯寒於災難的重演

而是可咀咒地死亡

不該拜訪她神聖的今夕

四

像潛行的蛇

在山巖的縫道上

匍匐移動着人羣的身影

那白銀的手鐲和耳環

那刀劍的鋒芒

在靜垂的黑幕中

閃爍着森冷的青光

土司，急切找不出話講

顫顫地，舉起了九子槍

而山岳般站立的馴馬

他攔阻土司挽着雅娜

像雷霆，送出水流的聲浪

——快回頭，別向死路走！

而飢餓的奴隸們

像狼羣在深山

並不懂得人類的言語

嗚呼着又疾走着

爬越着山巖的險道

一隻紅纓的梭標

像響尾蛇拖着冷風

從蒼暗的林間

投向土司的咽喉

年青人，像野兔發現了獵人

套挽着驚惶的父女

向左邊閃了一步

喝血的標槍

顫抖地插在樹上

而呼聲如此不停的高漲
而人羣的身影

又越過了高牆

他奪過九子槍

對準前進的奴隸們

他射放了，並且警告

——我貝射你們的手腕

可別再向前走！

奴隸們，瘋狂地吶喊着

瘋狂地傾跌着前進着

於是，槍彈

尖銳地長嘯着

於是，奴隸們

白銀的手鐲帶琮響着

戈矛從手裏滑落

於是，隊伍紛亂了

頭目，怯弱地停滯着

而標槍又折斷了

鮮血浸染着野草

於是，他驚叫了一聲

於是，奴隸的羣集

心虛了，向前進相反的方向

像來時一樣地

瘋狂地奔逃

奴隸們，勝利了又敗退了
統治者，斷氣了又復活了
土司爺，鞭打着棗紅馬
武士們，吹起進軍的號角
於是，遍山遍野
奴隸們砍殺奴隸

五

燈燭剪亮了
而雅娜，她困惑又茫然
烏黑的瞳仁在詢問
眼前甯靜的景象

山野遠去的殺聲

而，回來了回來了

翻血的大旗

領着凱旋的王師

刀葉還帶着血

五股叉，在火炬中

擺着地獄地笑容

而淌汗的奴隸們

紫銅的腰旁

像樹枝累垂着果實

懸掛着斑斕的人頭

奴隸們拾去大羊皮鼓

滾着銅鈸，重拾起

殘破的箏笛，敲擊着

破碎的瓦缶，狂舞着

又歡呼着又狂舞着

然後，高抬着王國的英雄

老去的戰歌，整夜整夜

在金鼓堡遙唱

血宴，重賜於萬民

士司爺，歷數着

舊日王室的光榮

更不厭煩地描繪着

救世主的神技

於是，學者們絞着腦汁
構思着頌揚的文章

第五章

—

親愛的人們

在昨天的屋頂上

是不飛來了報喪的鷓鴣

今天，你們生活

是怎樣的不幸呀

你們心頭是刻印着黃燐

還是滴淌着紅血

連上天都動容了

那閃電戰慄的翅膀

那從森森的裂縫中

騰騰扔擲的雨柱

那搖搖樹木的狂風

那發怒喧囂的大地

是羞怯奴隸們的懼怯

還是號哭他們的悲慘呢

什麼比這人間的奴隸們

的重傷更悲痛

那在急雨裏哭泣的是誰呢

那在狂風裏奔跑

哭泣又呼喚着

死者的名字的又是誰呢

祇有這古堡還分外的寂靜

籠罩着那滅亡的陰森

會商的老人們

彷彿爲暴風折帆的破船

找不到牠的航綫

蹲坐着點點的黑影

就像那死去活轉的幽靈

許久之後，那酋長說：

「今天，我們是擡喪了

明天 一定要勝利

挑選精壯的人和馬

跟着我，去奪取城堡

讓那些老弱和婦女

用她們勇敢的眼淚

鼓吹復仇的號角。」

頭目，撫着傷痛的手腕

耳邊響着火槍的尖聲

那喘氣的死神

彷彿還附着腳跟

於是他說：

「切莫用氣餒的兵

去攻打堅固的城牆

寧可在山溝防守

別爲自己去挖墳墓。」

那老人低着頭

杜然地嘮叨着：

『今天的錯誤

是長久昨日種下的禍根

我們滿足億倖的得勝

十年都不去進攻

儘等別人斷絕血食

可是，時間從不會等人

再不會給我們吹來東風！」

最老的老人搖著白髮

「我老了，我多見過日月

多跑過四方。別罵我

說了喪氣的話

命運臨到今天

已經走到了盡頭

人世的盛衰

像河邊的泥沙

三十年堆在河東

三十年又向河西

土司，他向外族搬了兵

任憑我們怎樣去流血

昨天的花

也不能重開。」

「那異鄉人祇是單身。」

「單身漢敢來賣命

如果沒有錢財

又沒有兵馬

他不能在土司衙門招親

那些主子的心

你們絲毫不懂

對外族，送金銀

送土地，送女兒

受盡委屈，只要可以

保全他祖傳的金印

可是一片柴山，一座水磨

也不肯分給他的僕人

即使外族的兵馬

還沒有渡過榕江

有白銀就能買動人心

自古外族的官府

跟土司總是親鄰

而且，一向看我們

總是仇人，因為他們害怕

我們長大成爲災星

眼前，進攻或防守

都沒有實效，只有
投降，才可救下

全族的生命

投誠，鑽牛皮，無可逃避
這是命運。」

會衆嘩然了，立刻

又沉靜，思索着

光着眼，望着胆大的

那最老的老人

而會長，他站起來

像受傷的猛虎

他嚴厲地質問：

「這樣的苦怎能忍受

過往的日子

難道我們還沒有磨礱

丟棄到手的自由

難道我們沒有痛惜

還有，我們成長的子女

我想起那爬過來的歲月

我就難過他們未來的命運。」

最老的老人也站起來，

「別儘想將來毀滅了現在

活着的人怎樣生活

難道孤兒寡婦們的眼淚

還不能感動你的心

你領錯了路，你負責任。」

於是，迎著淒厲的風雨

他憤憤走出了青樓

靜寂又闖進來

秋雨中斷腸的哭泣也闖進來

老人們鬥下地分散

像深夜的鼠耗

竊噴地咬着耳朵

而銅鑼急響着

像驚飛的宿鳥

鼓噪地來了

那些奴隸子，奴隸妻

奴隸的母親

她們，兇暴地突着眼睛

手臂揮舞着

瘋狂地曬叫着

受難者索討她們的親人

妻子們，爲她們的丈夫

拒絕着明日的戰爭

最老的老人站在中間

盯着煩惱的酋長

他說着無聲的話

——你看她們

這就是一切

晉長咬著牙，然後

他走上了高台

「綑綁我，祇要

你們覺得應該

送給金鼓堡，救下

我們鍋莊子女的蹂躪

但是，也保衛了

你們的錢鏹

因為我們的日子

有牠一定的道路

不能靠乞討

靠憐憫來偷生

不流血的不配活著

——老人們，隨他們去

但是，年青的

要記住我的話

從來爲別人造孽的人

在地上沒有安身的所在

救人的，先得要

犧牲自己！」

二

於是，白髮滿頭的長者

擎起一面白布的降幡

導引着屈辱的行列

那管長，鉄絲貫穿着鎖子骨

嚴肅地走在前面

陪着他併肩前行的

是那纏挽着紅綾的水牛

奴隸們，扛着戈矛

牽着羔羊，離開了

貧困的村莊，然而

昨天還是自由的

屬於自己的村莊，明天

將有別人來放馬

羔羊鳴着，沿途

嚼食着秋草

水牛大睜着奇怪的眼睛

環顧沉默前行的人羣

而，當灰沉的天幕

顯出了金鼓堡的城堞

那奴隸們，不自由主

淚珠排擠着又墜落

而金鼓堡

那頂天臨河的山崖之上

統治者和他的子民

安排了血的祭禮

土司爺，石像般

蹲坐在中間，左右

侍立着他的愛女和寵嬪

貴胄和武士環繞着

頭盔和佩刀閃着光芒

像羣星閃爍着月亮

而介卒們的劍戟，騰騰地

織成了週遭的殺氣

於是，一個奴隸

舉起了校標，跟着

無數的校標也舉起

像熟透的高粱

紫紅的流蘇迎風戰慄

那奴隸吆喝着

望着水牛，投出了梭標

跟着，又吆喝着，舞踊着

標槍像羽箭投射着

水牛，徒然地跳吼

倒在地下，像一座新墳

遍身插滿了

那棕色的哭喪棒

奴隸們紛忙了

像瘋狂的野獸

用他們的爪牙

在脫鱗的松樹上

縛緊了他們的酋長

松柴，搬運着

死去的水牛又剝去了皮

用竹竿撐起來

彷彿個僵的巨人

於是，那老人

傾飲了血酒，手指着吳天

跑向土司爺

「憑着不變的天

我投誠的百姓發誓

飲過血酒，再有二心

有如樹上的人，地下的牛。』

他說完，那隸奴們

原始而單調的捲舌音

高亢地呼喊著，呼喊著

老人，向支起的獸皮之下

從尾端爬進

又從頭部爬出

接着，松柴火也點起來

會長，對着蔗火和濃烟

沒有一句咒罵

也沒有一聲呻吟

他搖震着自己的痛苦

像搖落生命的重担

而奴隸們的吶喊

就長長地震動了山谷

——那單調的捲舌音

是打冤家壯聲威的

是傲喪表現祖宗英武的

是迎親表現財富的

而今日，他們

揩乾了昨天的眼淚

像野獸忘記人類的永劫

他們忘失了

世代奴主的深仇

在土司衙門

在宰割者的面前

他們舉手

高高地舉手

他們跳躍

高高地跳躍

他們心血迸裂

他們涕淚縱橫

他們辛酸的呼喊著

明天的幸福

呼喊著主子的寬恩

而附馬，還來自

不自由的土地

轉徙於文明的城市的青年

他們不成曲的歌

絞動着他滿眶的熱淚

那曾長對他敵視的

堅定的圓眼睛

在他粗暴而又叛逆的胸中

投下了沉重而又煩擾

傷恨而又憎厭的黑雲

而愛情，又如太陽一般

躍眼的光華

薰照着令他眩眩

三

沉重的歲月逝去了
興盛，重新降臨

無掛無礙的日子

賜福於公主與駟馬

被湮沒了的年少的青春

變成了靜穆的長夜

她們不憂慮什麼

也不想望什麼

生命點綴着

滿天的星斗

高山和流水

皆爲麗日所照射

單純的心靈

彷彿無浪的大海

掛不住煩惱的游絲

那榕江嗚咽的水流

那水碾憂鬱的熙攘

那工作於田野的奴隸們

像搖擺着沉沉地鎖鍊

那澀重的歌聲

在無憂的日子裏

在昔日的重創與悲憐

看不見面影的時節

都以親切的聲音

親切地招呼着他們

每一個新的早晨

爲她們引來一個新的欲望

生活的全部

顯得是萬般的和諧

像雙飛的蝴蝶

她們，輕快地展動小翼

溫馨的泥土

芬芳的百草

藍綢樣的天空

成爲她們非塵市的

愛情的樂園

爲了貪戀着月光

整晚棲宿在魚船

任水流的性之所至

沿榕江向下流

直到晨曦自山崗升起

當更鼓喚醒了

子夜的清夢

像並頭蓮 她們醒來了

坐在綉幃的窗口

守望着破曉的日出

當羊羣的長列

踏破了草地的黃昏

那吞沒了落日的

大道的盡頭

馳出了天青地白的

北方的寶馬

鑲花的鞍轡上

駙馬扶着公主

驚起了池塘的野雁

驚起了樹叢的小兔

就這樣，日子飛跑着

溪澗，山谷和川隴

都因為她們比翼的足跡

更加迷人更加美麗

她們，則以不死的幻燈

在每一瞬的呼吸中

唱頌着生命的讚歌

用火焰一樣的胸懷

建築着自己的天國

而奴隸們，像回憶

那些久遠絕響的武士

在幽暗的鍋莊之間

附馬天神般的故事

就像優伶攜帶着唱本

他們渲染着，背誦着

駙馬的名字

成爲奴隸們神祇的名字

就這樣

光陰過去了

秋天又來了

第六章

一

人和馬在山谷來往

老牛架著破車

在大道暗啞的滾響

那顛頭壓肩的五谷

像螞蟻搬家的行列

奴隸們•銜著過冬的糧米

傾送於不屬於自己的倉庫

土司爺，食廩豐滿了

而奴隸們的簷下

是那沉喪的草塚

訴說着他們的生活

這天賜的幸運

土司爺要向祖靈感恩

要示威於異姓的支族

要誇耀他英武的半子

秋天的賽馬會

節日，舖張底籌備着

在武士的集團

懷著爭強好勝的決心

興奮地談論著

精心飼養著坐騎

於早上和黃昏

像疾飛的野鷹

山巒上，馳騁著

他們馬匹的黑影

在金色的高牆外

奴隸們，汗流滿面

彎腰在產後的田畝

鋤掘著寬大的馬道

於是。他們來了

那些酋長們

那些青冑和武士們

銀鈴響着，鼓樂響着

從深不見底的森林

從空洞荒涼的山谷

來了又來了

從四面八方

從各個山寨

像五月天，石榴花

開遍了金鼓堡

是騎士們火紅的服裝

是馬羣鮮豔的馬衣

綾綢紮飾了彩棚

土司爺，以洋溢的心力

貫注這與民同樂的盛會

心腹們和貴冑們

列坐在他的左右

而四野的山崗

像密佈的繁星，飄舞着

男女們節日的花衣

號炮自祖廟響起

像鳥鵲那麼輕巧

駙馬，跳上了大青馬

即刻吸引了羣衆的潛視

於是，駿馬像絢爛的山鷄

騰起了蔽天的塵霧

一朵紅纓花像一隻念筭

標出了漫漫地風沙

牠優美的腹部

像要擦摩着塵埃

而雪白的四蹄

又像從平地騰起

而騎士銀灰的披風

像一對閃光的翅膀

那些貴胄們神馳着

那些駿馬追踪着

而羣衆，歡呼如海潮
陣陣威逼四野的山巒

於是，酋長們

獻給他盟主的冠冕

躍躍的武士們也喪了志

三賽又三勝了那些奴隸

當歡呼，終止了

嗚響的長鞭，馳騁的馬蹄

塵土的飛揚中

那疾疾奔來的

是約不住微笑的公主

她牽過汗濕念喘的天青馬
拉著這萬人景仰的英雄
承受婦女們
野花向她們拋擲

二

華筵等待着駙馬
而他，卻孤獨地留在馬廄
天青馬，斜睨着美麗的眼
驕傲地，扇擺着耳朵
鱗口搖動着，噴着鼻息
高高地打着呼嘯

嘶馬，溺愛地摸撫着

牠抖震的鬃毛

戰鬥地熱望，自胸中

顫動地吐出

像渴望相會的兄弟

用鄉音招呼着

堅固地擁抱着

——這親密的擁抱

不是謙謹爲了感謝

牠爭取了勝利的榮譽

而是這故鄉的騎馬

喚起了他久已死去的記憶

最後，童僕和丫環

把他帶回貴賓聚集的大廳

而他疲倦，似乎剛離開

凶歲和疾病

白銀的酒杓上

不會沾濕兩唇

濃眉緊鎖着，凝望着

漆黑的窗外

——在那望不見的天邊

有那些消逝了的

遙遠而動心的圖畫

而，隱約地

有馬的長嘯

他立刻辨識了這聲音

並且，和那遙遠的圖畫

緊緊地黏結在一起

這鮮活的圖畫和聲音

從他兒童時就已經熟悉

於是，在那阿諛的言語

和悠揚的樂聲中

他心靈萬分的寂寞

那煩擾又憎又愛的往事

像秋天暗夜的濃霧

從四面，向他包圍

不知是夢還是醒着

是幻想，還是有過的真實

那久已模糊了的

母親的柔手

和父親的大鬍子

穿開襠褲的幼小的伴侶

還有像猛鷹一樣

草原上野性的朋友

還有，那些驚心的戰鬥

那些憎惡的與親愛的一切

像四月天繽紛的落花

散放着馥郁的氣息

牠排擠着眼前的景像

一齊湧進了他的眼瞳

於是，那傷逝了的苦痛

像春雪，隱藏在他的心中

雅娜的眼裏

透進了他的煩惱

她恐懼，但不敢在大廳

露出她女性的悲哀

而土司爺，又不着邊際的

探討他洶湧的大海

「爲什麼你點酒不沾唇

又不言語，莫非你

有了不快的思想。

難道這還不够榮譽，或者
你還缺少了什麼珍奇？」

「一點疲勞。」

駙馬回答，就挽着雅娜

向賓客道歉

離開了筵席

三

雅娜，絹絲的睫毛上

今夜，織不成溫馨的夢

她被不安的幻影所纏繞

驚醒了自己，伸開手

卻祇能抓住

那滑膩的錦被

她顫慄，連打着寒戰

急忙忙，取下帷帳的紗燈

向綉樓之下

孤獨而恐怖地疾走

而溪澗

而林叢

而山谷

昔日作竟夜之遊

她所熟悉的地方

她尋覓着，可不見

她所尋覓的影子

祇是夜，覆蓋着大地

大地沉默無聲

祇是乳白的霧，裝飾榕江

榕江低聲地飲泣

祇是繁星

祇是不成形狀的雲彩

在天空永久地追逐

永久地，發亮又陰暗

祇是風，無影無跡的行走

搖震着山林

祇是對岸的水礮

半夜，還不曾入睡

祇是雅娜，雙頰褪去了紅暈

蒼白勝過灰淡的月色

—— 馴馬，馴馬！

祇是山谷，回應着

她悲涼地呼喚

她再沒有氣力前行了

驚怖又焦灼……

好像賞受了長時的勞動

她疲倦，跌倒在草地

又容自安慰來穩定自己

想掃開那不吉之念的誘惑

望着走來的路

一步一步，高照着小紅燈

而，她瞧見了

被踏彎了的草莖上

露珠被蹂躪了

——那並不是陌生的足跡呀

她悸動而又驚喜

順着足跡的蜿蜒

在荒涼的萬人塚裏

萎坐着一團黑影

細聲唱着古怪的歌調

她發楞，悄悄地諦聽

立刻又拖着沉重的腿

傾倒在黑影的身旁

自己憐憫着

又憐憫着別人

四

公王

你發生了什麼

你這樣的憂慮

駙馬

我爲了不忍擾醒你

獨自驅逐我的回憶

公主

請相信我，而且

一字不瞞，告訴你的妻

駙馬

像迷途的人看見了燈火

我勾起了家鄉的往事

公主

這話語是危險的

你怎樣殺害我

我一無怨懼

你可不能悄悄地遺棄

駙馬

別拿這星星的火花

煽起你擔負不下的苦惱

幸運賜給我

故鄉的駿騎

我想起了年少

騎馬馳騁在草原

長大了，在馬上戰鬥

我有準確的射擊

公主

我跪在你的腳下

我選擇了你，是你的奴隸

駙馬

生活在我的家鄉

像一顆最好的種子

放置在陰暗的濕地

看不見晴天和陽光

無容無色地毀去

因此，我想起

被長久的苦役所折騰

有眼淚沒有言語

像畜牲，活在暴力下

故鄉千萬的奴隸

我深愛着他們

而我，對他們作了叛逆

而如今，又叛逆了

我自己的過去

像惡魔浮游在太空

我輕視了人類

而心，又不死去

又常常回顧着人間

我愛我的邦國

但，我不能也不願意

重新回轉，去看守那

肥沃而又慈祥的生地

離開了你，是無舵的舟

失去目的也沒有縱跡

生命不開花更不結實

如果我吞食了今夜的話

我重發我最初的誓

——也是我最後的眼淚

死去了，
餓麼也不飲

我卑賤的骨汁

如果有輪迴，懲罰我

再投身在不自由的土地

第

三

部

第七章

—

馴馬·選擇了美好的晴天

作爲狩獵的節日

在征服了行人的雪原上

奴才們的喧鬧震響着

獵犬的銅鈴震響着

他擁着重裘，跨上天青馬

拖長的巡獵隊

笑喊着出發

銀網，封鎖了山巒

祇是覓食的走獸

在醜陋地大地上出沒

祇是褐色的鸛鷺

在刺眼的天穹中盤旋

一對荒野的盜賊——

飢餓的野狼

正刨着墳堆的雪花

尋找死人的骸骨

而身後，開放了

那看不見的地獄的大門

是什麼小翅膀

在肩動凜凜地寒風

那聽不明晰的

正是末日的呼聲

牠們敏銳地豎起耳

聞到了死亡的氣息

而，黑色的彈丸

像自日的雷震

從騎馬的手中發射

野狼，嗥叫着

用朱色的眼睛

回顧牠的敵人

把身子拉成直線

向森林裏亡命

而解除了銅鈴的獵犬

忠實而又熟悉

放開牠柔蹄包癩的利爪

緊緊地，順着血纜而追趕

鐵丸在胸腹中燃燒

牠默吮着傷口。時時

以含血的目光，凝視着

那從森林裏射下來的

沒有生命的太陽

是不是，還會照耀牠

明日難行的路徑

而當牠望見了

垂着紅舌夾着長尾

沿途陰險地嗅着鼻子

那獠惡的獵犬走來

牠世代的冤仇深深地憎恨

像一鍋油火

在絞痛的心里煎熬

——這可恥的何類

爲了討好於主人

幹着出賣的勾當

牠磨着牙，瞪着紅眼

期待着戰鬥的到來

當那驕傲於自己

爲貴人所恩寵的爪牙

看到了蹣跚著的

山林的盜賊

那鎮定充血的目光

肌快了，牠警察的黑心

牠踟躕在森林邊

抹一股溫和的假笑

而又暗暗地狂吠

虛張着自己的聲勢

而，不羈的野狼

先是沉默地等待

隨後，嗥叫了一聲

從自己的血泊中跳起

雪花飛揚着

傷痕滴淌着紅雨

於是，不同境遇的同類

展開了殘酷的撕殺

二

在積雪的高崗

駝馬遙遙地望見

野狼以死前的力量

掙扎着，牠咬住了

獵犬的頸項，而且

惡毒地旋轉着

而獵犬，馴順地躺下了

搖擺着乖巧的尾巴

黑色的淚自眼角掛上

呻吟着，用狗類的言語

哀哀地求饒

奴才們，祈望着駙馬

急嚷着：「開槍！」

駙馬，閃電般想到

——會兩敗俱傷

而閃電般……

——他獵獲的興趣

戰勝了 猶疑的思想

於是，準確的散花彈

又一次，向獵犬射出

奴才們，摻扶着獵犬

但，祇是徒然地努力

牠長長地悲鳴着

死魚的眼珠呆瞪着

似乎責怪着主人

下了這樣的毒手

而野狼，喘着氣

鼻子嗅着堅硬的泥土

兩隻朱色的眼睛

像兩顆冒血的寶石

死死地睷住

這優遊嘻笑的人羣

——在那狠狠地目光中

閃露着野性的驕傲

閃露着至死不屈的光芒

天青馬驮着駙馬

像狂風自由崗掙來

他觸着了死狼的紅眼

像一股電流

麻震了他的週身

出於意外，他冒着冷汗

戰士的影子，紅眼睛……

他雖見了故鄉的原野

暴力的監牢，屠場

奴隸們，弟兄們

戰鬥，受刑，死亡

就是這般的模樣

他寫昔日的舊疼所侵蝕

而殉葬，槍奪廢餘的殘骨

兇猛地爭吵又叫罵

他無來由的怒火上升

煩燥地揮舞着皮鞭

於是，獵犬號哭着

跑向囚籠的旁邊

望着昂臥的囚徒

對着守拋擲的牛肉

嗅過了就踢開

無聲舐着血染的毛衣

而獵犬們，就親切地呻吟着

諂媚地搖擺着

野狼，於是傲憤地

跛着重傷的步趾

向企圖剝滑囚糧的獵犬

牠叫喚着，悲憤地嗥叫着

不聽從看守鞭子的命令

把頭顱向鐵格的囚籠

兇暴地撞擊，準備死去

無恥的獵犬們，戰慄着

奴才們奇異着

策士們心驚着

——他們脆弱的耳朵

從不曾聽過

這震撼着衙門的

曠野的呼聲

而嘶馬，彷彿從嗥叫聲裏

得到了上天的啟示——

人羣生活的目的

究竟是爲了自由

還是牢獄

究竟是要戰鬥

還是乞求

像初次的眼淚，初次地

他痛感到己身的罪惡

——那死去的

黑士薩的酋長

那加在奴隸們

肩頭的重壓

創子手，正是他自己

他不能憐憫自己

也不能爲自己懺悔

像一口磨滅的洪鐘

睜着空洞的大眼

像初來的行客研究旅程

他察看着金鼓堡

三

那奴隸們

戰慄在皮鞭之下

在暴虐的污泥中滾轉

在空虛無益裏生活

畜牲般地生養

又畜牲般地死亡

而被掛在高牆之外

羨妒着土司的豪華

卑賤而諂媚的狗之羣

爲鞏固自己的榮祿

懷着忠心和巧計

在金色的府邸來往

而爲衙門所豢養的策士們

在饕餮之後

挖空了化石的思想

導引着奴隸的命運

推向更深的火坑

而馴服了的黑土崖

一如十年前

忍熬着沒有收穫的歲月

像應付鬼神的差遣

聽隨苛政的擺佈

他，不能閉着眼

無視於眼前的善惡

嘻哈送走着日光

又不能傾吐他的愛憎

向上司進獻對奴隸的德政

更不能對獐惡的現實

漫天放一把野火

他心頭流動着烏雲

愛上了寂寞

孤獨地，徘徊像幽靈

踱進奴隸們的鍋莊

聽他們向兒女

長談着祖先

怎樣死怎樣生活

像相信太陽升自東方

泰然肯定自己的賤命

災害都由於百鬼

對誰也不能責怪

謹謹匍匐於天王的神龕

爲來世的幸福而祈禱

於是，他昔日所深愛的

單調底奴隸的歌聲

一如厭恨着自己

他嫌厭無知的苟活

他企圖肉體的疲勞

來磨蝕他擾攘的思慮

他要求土司爺

要隨奴隸們去耕作

而土司，帶着戲峻的笑容

拒絕了，並且訓誡他

喪失了尊貴的身份

而，他的神經

像火藥放在火繩之旁

從土司的眼色

與策士們的寒喧中

他敏銳地覺察到

那些暗藏的不悅

四

於是，復甦的生機

又重爲堅冰樣的愁悶所凝凍

那沉澱的感情攪動着

那脫身的煩惱又旋回來

在雅娜愛情的枝梢

臨空懸掛着

不可觸見的魔手

在播弄着壓制着

在這說不出的命運中

新的敵意和怨責

淤泥鬱塞了他的心懷

無燈的黑夜

有太多的夢

桃源的幻想，像火花

靴跳起來又熄滅

他記起無知的髒齡

在夏日的場園上

姊姊們指着池塘的圓月

講長髮仙姑故事

童心沒有一絲疑惑

相信水底月影

是人間仙子的化身

一如接受那獻身的道理

想望捨命的愉快

——是什麼令他底信仰踴躍

(他現在都還痛恨！)

他又記起——那時候

還剛離開襁褓

他竊盜了母親的照片

奇怪，紙上的面目

爲什麼跟活人一樣

他企圖了解

那蹊蹩的秘密

於是，在溪水邊

用手指頭洗滌着，洗滌着

而收穫是意外底失望

溪水洗去了美麗的影子

也模糊了光彩的白紙

他驚恐於母親的責罵

並且，懷喪自己的好奇

如同現在，他悟解了

生活是白日的兵刃

不問爲萬衆

還是爲個人

向前，一直向前

不用回顧那身後的血跡

誰要用懷疑的眼光

去偷窺人身的踪跡

就要從至高的懸崖

跌倒，永久不死的倒懸

五

祇有雅娜常青地柔情

可以瞬間地陰庇和遺忘

而女郎，她頭頂着王冠

除了溫淑的心

除了甜蜜的言語

她不能理解

他困惑地感情

甚至還噴怪他

從愛情分心祇是愚蠢

同命鳥的歌喉暗啞了

不同的夢·像黃昏後的夜色

他不相信誓約

也不相信溫淑的心

被雅娜時刻所祝福的心

他關閉着，建築着高牆

而且，在他生活在

蜜患的家鄉

彈鈍而壓抑底呻吟

那使他日夜都疼痛

永久追趕永久流浪的

可駭怖地巨掌

像走馬燈，僅僅

更換了人影

又以不可抗拒的力量

在他設想是自由的王國

在他錦衣的週遭

網罟，又重新罩臨

那兒是人間的一片乾淨土

那兒可以聽人去隱避

不戰鬥的就該滅亡

而他，長久又長久了

喪失了信仰底甲冑

跛行着自己的途程

如今，他王子的冠冕

像一條悽慘地纏勒

白天，向自尊，自大

自愚的人們

他談笑，他受尊榮

而夜晚，過多的烟葉

和白日的煩瑣

刺激他，恐駭他

他大睜着寂寞的雙眼

痛苦地失眠

在這樣的夜晚

他真想痛哭一場

但，有什麼人

會溫暖他撕裂的心

有什麼人會傾聽他

脆弱的靈魂底強烈地呻吟

再不是被愛情

所苦惱的噩夢

而是剛開花就凋謝

復活又被摧殘的

他對生命的熱望

又一次地遭受了

自己的愚弄和欺騙

六

日子是不斷地逝去

而日子，接連不斷地

在他的面前，擺出了

更大的憎惡

在宮院與田畝

他每一舉足

都有無數的冷眼

對他投視，懷着戒心

他可恥地隱藏着

用無言的憂鬱填塞

這日子，他意識到

土司對他的感情

遺感情，他意識到

由於驚士們的聰明

用看不見的繩索

在網綁着他的生活

他眼見着自己

臨近了自絕的深淵

——走左邊的險道

有衆多的夥伴與照路的火把

可以擊斃出山的猛虎

和橫路的盜賊

向右邊，有陷阱和深潭

將喪身於毒蛇和野獸

而他，走在左右的中間

要在無路裏覓路

祇是咬嚼自己的骨殖

殘喘着，痛苦地死去

像那亮眼的蜻蜓

吞食着自己閃光的尾巴

第八章

—

無愛的綉樓之上

王冠的女郎，悄悄地

承受了上天的刑罰

像梨花一樣，哀靜地

忍受着風雨的敲打

雅娜，蒼白又嬌媚

容忍着她的憂愁和恐怖

那男夢的駟馬

她，再無從親貼他的心

像被暗夜的魔靈所蠱惑

依着魑魅的次序

三更鼓敲過了

血冠雞還沒有叫

從深睡的宮院

他失去了蹤跡

可憐的雅娜

就獨自一人

像在無路的雲天裏

找尋一隻越籠的鳥

努力，是徒然的呀

而，當白鳥耐不住黝黑

開始呼喚着黎明

蹣跚着，駙馬是回來了

零亂了他華貴衣羽底褶皺

水珠滴着，污泥和蘚苔

裝飾着他的兩腿

噓着烟酒濃重的濁氣

倒在床上，像一具活屍

雅娜，像胆戰於毒瘡潰裂

她懼怕一個雷霆地不幸

她以女性的柔弱隱忍管

而心，又不能不存着企待
她企待着她的人

覺醒於自己的迷誤

爬在她的裙邊懺悔

吻着她的脚，求她饒恕

她低語着，而並不責備

抱他起來，於是

感傷的眼淚

像泛濫的姊妹河

溪流，傾匯在一起

白天，是來了

可是，她空空地等待了

明天又來了

依然和昨日一樣

連一句問好也沒有

於是，她祇企圖和解

而接連地白晝和黑夜

她的用心和忍耐都白費

僅僅爲衣鏡穿好了晚裝

徒然在他的眼裏

找尋昔日愛情的殘餘

她煩厭於自己的溫柔

她王國連城的紅寶石

被一個亡命異邦的漂泊者

輕看了她的價值

怎樣竭盡着努力

也不能忍受這鬱鬱地雷擊

但，依然抑制被棄的哀傷

委婉地，稟告了土司

白髮的父親激惱了

他苦惱過，爲了維持

這沒落的深染痼疾的王府

在長久鴻志不展的歲月中

耗盡了他的精力

如今，還不能撒手給兒女

「自從他跨進了門檻

我的心像牆頭草

在風尖上，沒有安寧

他像大鵬鳥歇腳在古樹

歌聲擦乾了你女兒的眼淚

而鴻翼，可怕地張大

要遮避我當頂的紅日。」

他惶惑，耳邊繁響着

策士們切切地忠言

那久遠的年代

那渾沒了的國土

那燎原的星星之火

那家賊們謀反底故事

心腹的武士裝束着

——逮捕附馬

他決心，領下了令箭

於是，冠蓋在府邸來往

打着飽噓的策士

傳進了又傳進

密謀在暗夜進行

二

武士們在各處搜尋

心腹的奴才

呈獻了那黑色的袋囊

——牠滿盛褐色的泥土

還混着染血的舊紙

字跡模糊了

零碎地，還可以看出

……奴隸，自由，土地……

連貫又不連貫的詞句

土司縮緊臘黃的障仁

策士們

要感謝上天

——這正可展佈淵博

都不言語，滿懷着險詐

嚴重地，搖着泛油的頭顱

苦惱地，推敲牠的顏色

彷彿六月天池塘的水牛

生氣地噴響着鼻息

隨後，像河水跟礁石

頑固底辯爭開始

終於，得出了警闢的結論

『血紙寫的是叛逆的言語

褐色土是謀反的暗記

平常，他親近賤民

近來又沉默，憤激

像紙裏包着火

駟馬包圍着禍心。」

憂傷的雅娜驚愕了

她懷疑自己的被騙

但心又立刻否認

她忽然很悲哀

眼淚就要流出

而她，又怕傷害

父親的尊嚴

於是，她跪下了

逼出一種奇異的聲音

「父親，信你的女兒

別在孔雀身上

去找烏鴉的羽毛

那是他故園的泥壤

是他弟兄戰死的血書。」

「他是饑饉的老虎

這鬼祟的行爲已經指出。」

土司，暴戾地揮手

積怒，冷酷地灑於女兒

而，草地上就傳來了

急促震動的步伐

低微嘈雜的人聲

駙馬，爲刀光劍影所環繞
他邁進來，像一隻獅子

大廳中輝煌的燭炬
投映他巨大的身影

雅娜，委屈地優着他

祈望着他的兩眼

眼色又責備着自己

暗示那要來的不幸

而駙馬，拍打肩頭的鞭塵

回答着感謝的眼波
沒有怯懼，坦然地

絞掉滴水的蓑衣

土司，被冒犯了

憤怒頭結在咽喉

而策士們，卻示意着

掛出了溫和的面孔

殷勤地微笑着

像父輩們那樣仁慈

關切地，詢問了他的去向

於是，像開放的水閘

兩馬，一無所防地傾瀉

我沉默，令你們關心

但這關心很奇怪

你們私下的咬著耳朵

——暗自猜測別人的心事

是你們的興趣

起先，也許只是嫉妬

隨後，我沒有反響

就看定了我是一頭猛獸

是的，我對你們

還不會學會人類的言語

我沒有那些高雅的字

陪你們談論風月

▯

更不會較量，俏皮話

怎樣適當地說出

也沒有商人的頭腦

去計算那些牛羊

布帛跟用莊

我生性很粗野

——也不想粉飾自己

祇習慣跟坦白的人相處

我和你們遠離着

而你們，就提防了我

我又能說什麼

——我說出的你們不信

我更不能做什麼

整天的佳餚，美酒

還有華麗的衣履

我一無所求，也一無希冀

我閒散的筋骨發酸

我奔跑，在山岡呼喊

於是，一隻野狼

牠的紅眼又啟示了我

彷彿，在人們傳說着的

望鄉台上，看見了我的前身

一顆思鄉的種子就落了土

但陌生的山槽，河水

那些我足跡踏過來的

千萬里的土地

是這樣蒼蒼又遙遠

而且，我不能

對雅娜背叛我的誓約

我已經，永遠不能

把身子葬在故鄉

那些親人跟朋友，還有

那些勇敢的戰士

他們，將在天的那一邊老去

而我，也跟他們一樣

在這羣山的小王國

老去了，不曾吐一口氣

當我了解了

這被注定的命運

那沉重的熱情

像鐵錘擊打我的胸臆

雖然空虛，卻那般有力

——但我又能怎樣呢

腦子是火在焚燒

灰黯又鎖着我的心

我祇是多餘地

充滿了願望跟憂鬱

在失眠的夜晚

我對着那一隻燈燭

我冥想著苦海的故國

壓在奴隸雙肩的

種種而又重重的災難

和腐蝕我自己的

思想矛盾的毒質

而我沉沉地煩愁能向誰說

像馱着過重的担子

我在堅冰上一步一趨

從寂寞夜深的窗口

對岸碾坊的孤燈向我誘惑

水碾單調地聲音

對我也很親切

我茫然於前途

像失羣的鴻雁

呆望着江水，我信步

就涉過了淺灘

那舊日白髮的恩人

用葫蘆的燒酒招待了我

我們的舊話，緩緩地

像江水流過，愁苦

一剎從我的心頭沖走

在我看來是如此

遲滯的黑夜

可又是如此地迅疾

一眨眼，就接近了黎明
就這樣，我過去了幾天

你們一定奇怪

富貴的生活還不能滿足

我也無從向你們解說

總之，我受不了陰天

——這個世界，也有我

故鄉般壓人的空氣

當貓頭鷹在樹上哀鳴

當狗咬着浮雲的黑影

雷耗鼠在地上打滾

當風雨澎湃於屋瓦

我不能寧靜，佈置著

不安的疑陣

似乎有銹鍊拖地的音響

黑臉的差役要來拜訪

似乎有多毛的血手

濺濺敲彈著窗戶

於是，和驚心，窒煩

我作著長距離的賽跑

我祇是那頑皮的兒童

從多久以來，我就懷蕪

那時間不準的鐘錶

我私自拆下來修理

而我又無能力，使牠復原

於是，我生氣

扔去了我的錶

不準的時間

也跟著消失

還有什麼來指示我的生活

我再也沒有時間的夢想

我祇是悔恨我，苦惱我

對別人，沒存一點惡意

你們，祇是徒然地

驚授了自己

四

土司爺

採納了策士們的進言

要用祖傳的經典

和聖賢們的宏論

肅清他不端的思想

於是，瑰麗的綉幃

囚禁了駙馬的自由

他和人世隔絕着

什麼都不爲他反照了

祇是在盛會和大典

才邀他出去點綴

祇是像聽從僧道的佛咒

聽策士們改造精神的訓言

祇是策士所出給他的題紙上

低垂着高傲的額角

祇是雅娜用同情的憂傷

晨昏啼泣他的脚下

他祇是以冥想

來回憶大地的母親

祇是以冥想

在遼闊的大地馳騁

他曾在大地之上

（北方的家鄉）

給殘暴的人以打擊

他曾在大地之上

（南方的流浪中）

像喪家之犬被人追逐

縱然有眼淚和血斑

而夢想，總還有光輝

而現在，這黃金般的狹籠

他不能憎也不能愛

像門足的鸚鵡

站立在白銀架上

爲娛悅自己而學舌

而春天

帶着人們預知的溫暖

又走向了大地

被凍澗被枷鎖的

蘇生了，解放了

山民與禽獸

都播送着愛情

而駟馬，自由

並不隨春日而再臨

祇能大睜着渴慕的眼

憑倚在常青的窗口

遙望換上新裝的林木

遙望天邊嫵媚地晨光

遙望山崗莊麗的落日

遙望翩翩尋食的飛鳥

陽光和春雨

都停落在遠遠地林叢

祇能數着來回的

星星和太陽

推送着他人的春天

第九章

一

金鼓堡

圍進了大隊的人馬

戈矛的紅纓飄在山野

弓箭綳緊奴隸的心弦

等待英勇的駙馬

去舉起戰爭的旗號

於是，一個心腹的奴才

傳來了土司的命令

他跳躍，流淚，歡呼上天

立刻，肩負了任命

——不是歡迎今日的戰爭

而是興奮明日的再生

他重跨着天青馬

（天青馬昂響着頭

呼嘯着親切的聲音）

他重踏上雨後的原野

（樹林像久別的情人

招搖着她多情的柔手）

一切都向他招呼

一切都默默地問好

他輕快，充滿着精力

像長了翅膀，渴望飛騰

他折下柳條，揮揚着

天青馬，就奔馳着

炊烟自林子裏升起

歌聲自林子裏升起

小旗幟像火舌

在南風裏飄展

他明瞭了誤會

並且，解釋了虛驚

而他。心血像潮湧

——那死絕的舊夢

那熄滅了的火灰

闖入者

又給他投下了火種

二

這陌生的人馬

說着他的鄉音

還有兩方的方言

流亡和迫害

團結了長征的隊伍

響應北方人民的號召

將開向北方去戰爭

——那裏

正爆發了革命

▲

悲壯的言語傾瀉着激情

浩蕩像山洪暴漲

要掃蕩大地的污穢

冲破壓迫的堤防

而臉上，樂觀的情緒

又傳給別人確信的力量

是幸還是不幸

他聽到如許衆多的鄉音

死去的弟兄就像活着一樣

穿著血染的服裝

深含着譴責的目光

——他夜裏爲噩夢所苦

白費爲失望所咬

時刻在企盼又逐日腐爛

那奴隸底戰爭

又生動在他的眼前

於是，他天真地

用故鄉的言語

敷說着他的來歷

並且，興奮地誇耀着

他騎士的故事

而，出於他的意外

邀不到分毫的尊敬

沉默像不刃的戰鬥

鄙夷的眼光說着話

——你離開人民賣身利祿

叛變真理你還得意

他鞭打着天青馬

天青馬也似會意

慵懶，擺不出威風

馱走了喪志的王子

三

村落，遍燒起野火

像大地的花燈

更鼓，來回地敲打

月亮也湊趣，像銀盤

嵌在藍天，金鼓傑

舉行着無筵的盛會

而駙馬

則被興奮所擁抱

被狂喜所焚燒

被痛心的慚愧所煎熬

掀開絲絨的錦被

袒著火熱的胸膛

在煩惱的斗室

劇烈地，搏鬥着自己

不發又殘忍的思想

他俯向床沿

甜睡著的公主，薄唇上

正綻開淒苦地微笑

他厭著又想着

在鬆弛的睫毛之下

愛憐地親吻着

那升騰的思想

就像厲風吹震着百草
踟躕的葉子片片地凋零

……這樣美好的天神
怎能爲不幸所殘害

……背德是可恥的
而背棄了多情的雅娜
無論在天國或地獄
片刻或永久，都將是
不可饒恕的犯罪

那不義的思想

像旋風，絞纏着

迷眼的塵砂

爲了驅逐他，遺忘他

於是，他重新裝束着

跨上天青馬去巡視

金鼓僕，像猛虎

靜臥在山崗

琤琮地溪水唱着夜曲

矗立着的森林

篩下頭頂的月光

天青馬

望見了無雲的青天

——高吊着的明鏡

像北方草原上的

又大又圓的月亮

就屹立着，側頭仰視了許久

忽然，牠仰天長嘯着

充滿戰鬥的渴望

和思鄉的憂傷

聲音在山谷裏

蒼天地打着迴旋

林中，戰士的營幕

像止水投擲了石子

嘈雜的聲浪擴大着

嚼口響着，馬蹄銜響着

北方的戰馬，掙斷了纏勒

跑出森林，帶着和天青馬

同樣的感情，同樣地

仰望着當頂的月亮

悲狀的嘶鳴

震動着羣山

慌亂了戰士們

曳着兵器自營帳衝出

而山谷靜臥着

無風的好青天

沒有敵人和草動

祇是馬羣

發瘋般狂嘶

祇是遠近

更鼓在繁響

但，由於戰馬颯首的指引

他們抬頭——他們看見了

那懸掛在天空的明月

卽刻，流亡的弟兄們

體會了戰馬的感情

不去收拾馬，如馬一般

仰首楞立在發光的原野

老戰士們，勾起了

年少的鄉愁

那死亡的故土

那甜密地五月之夜

如水的月光傾瀉在草原

還有，月光下那嬌媚的

草原上的戀歌

不知誰，還想掩飾

（害羞自己的軟弱）

偷偷抑制地潸泣

而利那，疫癘般

無聲無息，傳染着
於是，傷痛的哭泣
降臨於長征的隊伍

而馴馬

還流不出眼淚

徬徨在永恆的黃昏

棲息於屋簷的蝙蝠

吞噬着煩愁和苦淚

他匍首，像敗北的將軍

落荒，逃回了綉樓

四

他祈禱，希求

雅娜醒來，用溫柔的利刃

殺死他犯罪的思念

但，他畏縮

又遲遲地閃躲着

不去吵鬧她的夢

甚至，害怕碰出大聲

他閉住眼，想寧靜自己

但，那終極的日子

已經暗示出來

——明天的太陽

不會爲他照耀寸步的道路

他眼前，恍惚地動盪着

家鄉的天與地

沃野的草香和虫鳴

他恍惚地看見而且聽見

奴隸們，被嚴峻的

大地接了回去

倒下去還笑着

對新社會呼喊着

那死者淒冷的笑容

在這曷域的深夜

威逼着他，毛孔打發寒戰

！了那笑臉是笑着

奴隸們柔順長愚蠢

那笑臉是笑着

爲奴隸的愛情

將失去自由的明天

那笑臉是笑着

在女人腳下發誓

是懦怯。卑污

對生命在作詭騙

除了日月和天神

什麼比祖國更不變

除了背叛人民

什麼是更大的犯罪

除了爲愛她而肯獻自己

還有什麼更值去犧牲

除了無視她的災難而苟活

還有什麼比這更不肖

地上沒有戰士的修道院

因爲誰會愛過太陽

於塵世任何的所在

再不能得到安息

他眼裏閃着光

遺失的劍，他找回了

要以愛情所培養的勇氣

爲更崇高的愛

去流酒他的鮮血

他將不再似從前

對目的存有絲毫的懷疑

！！而如此

也不是背德的呀

但，雅娜的青春

難道在長長地

孤獨中去打發

而，自己

在熱愛的土地上

所企盼獲取的

死去的光榮和贖罪

萬一又留下來的身軀

難道還重返這古舊的

陰暗的牢獄

難道還重套上奴隸的轆轤

重新投入這窒息的網罟麼

生於自由死於自由的

荒野的狼

豈肯爲食戀籠裏的巧食

忘掉自己必然的歸宿

於是，他殘忍的思想

生了根

而，靈魂

卻冰冷了

五

雄雞啼唱着

雅娜，從五更的夢裏

展露着微笑

她輕喚着駙馬

而駙馬，眼眶內噙着

一顆淚珠，像水銀

他牢牢地，抓住她的手腕

牢牢地，望着她

鴿兒似的

駙馬

我要離開你，走向

我遠方的故鄉

雅娜

別用這可怕的話

來嚇騙你的妻

駙馬

我要走，要贖罪

要復仇

雅娜

父親是落山的日頭

他不會在人間久留

駙馬

天邊的聲音在喚我
我不能埋葬於煩愁

雅娜

遺棄你的妻

就吞食了你的誓

耐馬

我要用鮮血去償還

償還他的不忠實

雅娜

你決意要負心，真正

選擇了這危險的字

耐馬

像花要結果

一定要從樹上分離

雅娜

如果你愛了牠

我也愛你的意志

駙馬

看見我的刀

你將要哭泣

雅娜

我希希

希望在你的手上死去

駙馬

真

雅娜

也甜蜜

眼望着眼，像四顆明星

牠漾着火焰，滾着淚珠

沉默，像拉滿的弓弦

出鞘的匕首藏在身後

雞啼了，突然

像一陣狂風

駙馬拉開了錦被

刀葉冒着冷光

伸向雅娜的咽喉

而雅娜，驚怖的叫聲

驚醒了子夜的靜默

他顫抖，獸火再不燃燒
雪亮的匕首也墜落了

而雅娜，昏厥了

那絹絲的睫毛

那迷人的雙瞳

凝結着水晶樣的淚珠

僅僅像做着夢

等待夢裏的親吻

等待黎明的曙光

來見證他們不死的愛情

而，晨曦的微光中

飽滿而清新的號音

自黎明的天邊吹響

百鳥，在花叢中歌舞

太陽，從山後顯露紅臉

而年青人，他脫去了

錦綉的王子的服裝

跳出了土司府的高牆

而雅娜，她甦醒了

迅疾地，跑向窗口

支倚着身軀，遙望着

長征人馬的行列

一面火紅的大旗前導着

人馬在喧嚷

歌聲在飛揚

兵士們，槍尖挑晒着

霪雨打濕的戰衣

沿榕江河向上走

她耐心地

從浩蕩的洪流

找到了

那個傲岸的身子

——生命和意志永恆底賭徒

他，昂奮地

走在列子的旁邊

臉上，消逝了

那蒙塞他青春的塵霧

他和別人交談着

於是，人們輝耀着

興奮的表情，爽朗地

向他伸出手掌

於是，他大踏步像一個老兵

參進了大隊人馬的行列

她微呢了，她回頭

在床單上，她看見了
那閃光的短劍

——釀蜜的蜂

爲僅有的一次愛情

醉死在靜穆中

誰一步邁出了天堂

永生也休想返回

她靜對着匕首，於是

以非人的力量

插向自己的胸口

鮮紅的熱血瀉洒着

濺滴在窗前的綠葉

淚滴在淚水浸濕的手絹

而她，掙扎着

向她的叛逆，揮搖着

血染的落紅的手巾

朝陽照着青年的路

陰暗的金鼓堡留在後面

孤立的土司府背着日出

震響的水礮撞着喪鐘

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上海初版

文藝叢書
奴隸王國的來客

價全函壹元陸角

(註：黑框內為定價)

版權所
印必
有先

作者

李

洪

辛

行

華

問

渠

印刷所

文通書局印刷廠

發行所

文通書局

上海 廣州 長沙
重慶 成都 昆明 貴陽

